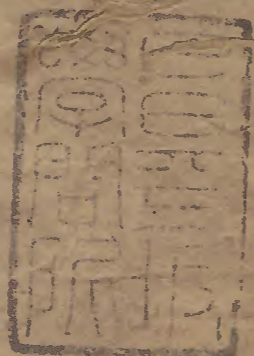


宋人小說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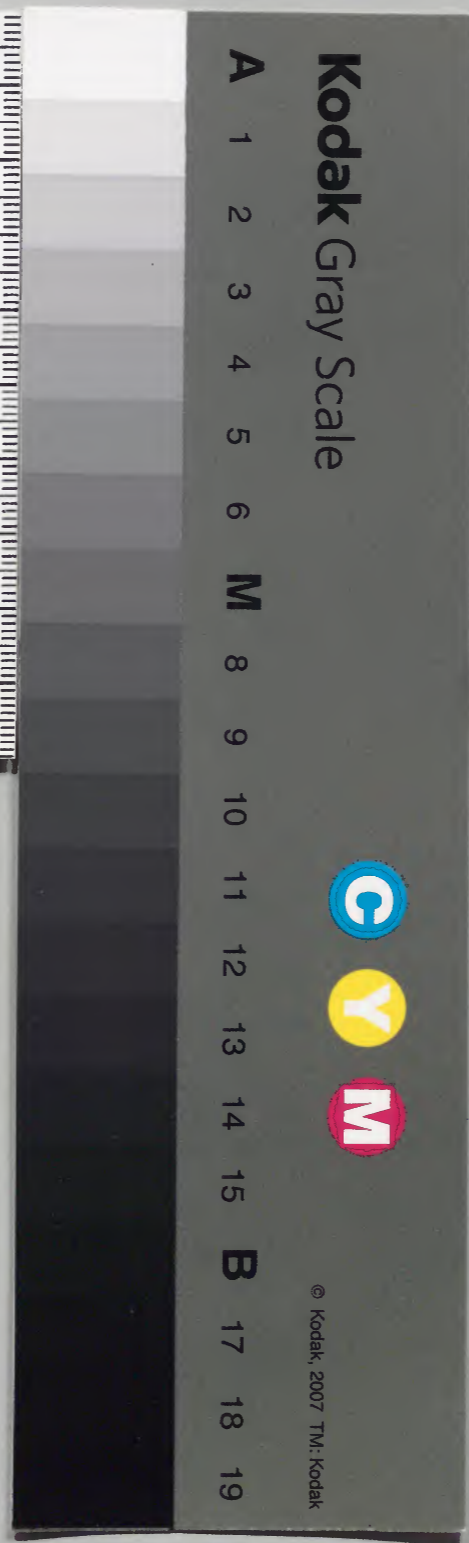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避暑漫抄  
席上腐談  
游宦紀聞  
悅生隨抄  
嬾真子錄

和書門			
二	四	三	三
四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函	二		
	六		
	八		
七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8
冊數	24 ( 11)	
函號	371	6



避暑錄話

宋 葉夢得撰

陶宗儀輯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

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  
千餘朵插百許盆盆與客相間過酒行即遣妓取一  
花傳客以衣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  
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於此堂去幾月  
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

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爲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近年幾四十餘年念之猶在目今餘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脩此故事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

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弃而不育則父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爲誤用

海亭金言  
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汪洋舍人云漢書高祖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註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闕之信然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讀史者亦不可不詳也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常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當時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弃

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曰櫻桃一藍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用周贄壓我兒也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祿山耳因讀祿山事跡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旣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岩洞有岩出寺西北隅

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復幽邃有虎趾鹿  
跑二泉畧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最奇蓋何山  
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踐破獨  
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灘在桐廬二十餘里兩山聳起  
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龍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  
初至爲入瀧旣盡爲出瀧本音閩江反犇湍急以爲  
若龍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  
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  
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

釣臺又各在顛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畧如臺  
上平安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邵文居天柱峯在餘杭  
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  
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西教州之間其四吾皆熟遊  
而洞霄宮距吳山凡三百里吾知官事三十年獨未  
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  
認顏禪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  
寧末宋安國嘗爲郎成都人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常

遊集金言  
建言移省事上章擊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闕  
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咲之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  
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貢子  
婦產四日癩癰戴眼角弓反張任以爲瘵病與大豆  
柴胡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娩猶在蓐中  
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  
強拘之不直適記此方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  
醫未至連進幾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

豆柴胡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四明温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  
毒往往至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  
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其方自見本  
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  
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  
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  
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

通鑑錄言  
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  
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人有獲玉印遺之者其  
文曰周亞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存於今也或疑  
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  
亞俗侯而漢書作惡俗是也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  
侯名遂作惡父之亞者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  
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有以惡名者安  
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  
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志高反圍城卒陷  
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  
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  
以五行傳推之以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  
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  
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而火作蓋幾邕  
州之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開學於支兼爲支帛道

遊學錄言  
猷本姓馬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信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尸請皆姓釋氏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等禮許其不名示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名廢矣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

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圖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卽圃采瓜者或諱爲搯瓜圖而疑者議元禎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其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也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禹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色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



遊身金言  
正楚人之詞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僚  
閘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  
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  
猶言蟠冢桐栢也今不言水而直曰蟠冢桐栢可乎  
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  
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爲名則以  
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流水復流至濟而始見流亦  
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流故亦謂之流水乃知經  
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  
浙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  
爲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  
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  
水爲名余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  
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矣卽今自分爲  
縣水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  
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後  
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於錢塘江爲浙江始

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屆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

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麋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婦人以姬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之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

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陵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講今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甚貧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咲未嘗見其

怒一日遇午未飯妻使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手樂君袒而走什於舍下群而環咲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饋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遍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誦不絕躡其後所之則延篤之書也群兒或竊効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訟于公又寄故人云夜

遊學錄  
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今老  
書生未有其比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犇避伏匿  
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褓負嬰兒啼聲聞於外  
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  
語者率弃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  
忍蓋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爲縣毬隨兒大小爲之縛  
之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  
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而口中有物食之自不能

作聲而縣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  
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  
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  
人者許幹譽爲余道之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避暑漫抄  
宋 陸游抄 武林鍾人傑閱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  
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  
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  
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  
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

避暑漫抄

宋 陸游抄 武林鍾人傑閱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  
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  
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  
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  
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

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  
糞之以刀。樂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  
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  
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  
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曰：『櫻桃一籠子，半赤半

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卽  
其傳也。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  
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  
催妝詩，仲素韻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  
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客大笑。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

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  
間言於妻曰某宮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  
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  
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  
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  
來報我旣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  
其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  
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旣業以疾  
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

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  
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  
者莫不大笑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  
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  
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  
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  
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  
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

遊吳漫抄  
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  
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  
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  
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感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  
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  
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  
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  
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  
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  
無人報天地心許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堯試一  
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



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

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唐史舊章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

遊暑漫抄 五  
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衮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

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任遼爲翰林  
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  
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  
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  
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  
夢栢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  
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  
採朱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  
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  
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  
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纜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

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十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昔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歡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

通暑涉抄  
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  
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  
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  
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  
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  
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  
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  
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

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  
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  
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  
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  
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  
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  
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  
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

謂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  
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  
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  
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  
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  
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  
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  
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  
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  
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  
所也外官一負其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  
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  
不會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  
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林中書彥振摠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母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

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未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

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宰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拆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

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欸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



則見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  
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  
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  
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螫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螫則  
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  
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  
親客吳蓋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  
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

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  
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塋於建康有  
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  
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  
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  
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  
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

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  
列數十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  
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席上腐談

宋 俞琰著 陶宗儀閱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  
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  
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  
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  
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  
使然也水類出水卽死風類入水卽死然有出入之  
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  
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虱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  
然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  
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  
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  
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  
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  
左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  
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  
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  
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  
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

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窓戶牖兩面伺  
之皆承來氣衝擊于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  
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  
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  
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  
子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  
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  
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  
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  
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  
術所謂手按尾闕吸氣嚙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  
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  
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  
乙鰲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鯨魚有骨名  
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  
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子謂鄭玄謂乙  
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  
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  
巴字或謂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  
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  
鴨鵲猶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  
貌設几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  
與其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  
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蹙其腰中故謂  
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  
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

爲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毼子謂毛之細者毼溫柔貌  
書堯典云鳥獸毼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幘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字音伏  
與幘被之幘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綃帕首蓋以紅綃轉其  
頭卽今之抹額也怕首幘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

物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卽是今之罍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柘拔

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  
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  
爲胡撥四

感栗二字幽詩說文感作畢朱晦菴曰筆筴元名悲  
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聲畢三聲皆相近

古之承露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露也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  
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

陽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游宦紀聞

宋 張世南撰 陶宗儀輯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

游宦紀聞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開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  
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  
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  
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  
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  
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  
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  
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川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  
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瑤器也謂  
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  
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  
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  
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  
偶行見一醫生元違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  
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淡



泔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采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一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今醫家修製藥品徃徃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以耗分兩

淮南人藏塩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塩白而廉僕輩貪

利以菴盛貯邸翁曰塗中走鹵將若之何投汝一法  
可煨皂莢一梃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污卽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盡卽  
以水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  
性與油相著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浣石  
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  
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彙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  
似鈞鈎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  
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鞞圈子  
上纔有僞則不著圈上矣

尊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  
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  
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  
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然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  
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  
生非若今世俗旣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徃徃有  
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

覆禮部韻載光常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  
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辦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  
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  
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  
紙在傍親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涖之臨  
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  
置紙熱熨斗上以臘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  
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辦古器則有

所謂欵識蠟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圖真

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

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

馬象夔犧余李反鳧雙魚蟠虺如意圍絡盤雲百乳

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

百獸三螭稜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

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

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  
耳匱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

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鼎

尊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流卽觥也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而跋蓋也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謂空足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也似鼎而有蓋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有背有機攀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退有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提攀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風窻下設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盤以盛之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罍有流有足卣有耳觶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存臣已開

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鴻車兒戲提

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

如此者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

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

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

器流傳世間歲月寔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

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

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以數百年

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

然古色方爲真古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紀取名各異其有  
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  
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  
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鶴眼了  
哥眼雀眼白雞眼猫眼菘荳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  
爲上黃赤爲下諺謂大贖爲佳然亦石之病且石之  
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  
度尤不足觀

玉出藍田昆崗本山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  
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  
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  
是于闐玉晋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  
紀其采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三千  
餘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  
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  
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  
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

玉國主未采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入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不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莽莽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貫生師子黑漢王表上日出東方莽莽大光照見西天下四天下條貫主何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王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去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底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

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粟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紫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上之中之下愷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主則以等之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自甲至癸爲十榦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榦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云天涯海角蓋談遠也頃

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踵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域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比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自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真者。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其有龍睡在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

海官雜錄 九  
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雲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飲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紀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

亞之如五雲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汎



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顥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悅生隨抄

宋 賈似道撰 陶宗儀輯

余老來觀書輒多遺忘暇日隨所披閱約而筆之寢盈編帙因釐爲百首題曰悅生隨抄起自國史傳以裨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經旣熟于誦說正史又廣于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比歲叨典史局遂得悉累朝之制度典章諸臣之論議風節纂紀一集專用自娛乃若百家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大槩非稍新于衆目則深會于余心去暇

之間此其義也至于清談雅詭又所不廢譬之端坐  
燕席而優伶時一雜進聊以取坐中之一噓云半閑  
老人書

田景咸性鄙吝所至聚歛爲務家財累鉅萬未嘗輒  
有與施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之後罷鎮  
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咸乃歡  
然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景咸勸  
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  
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爾聞者皆笑之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名金吾上將軍王彥昭  
告老得休致處裕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  
學王彥昭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爲笑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後唐末之亂  
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  
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  
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  
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  
使至則微服攜鐵槌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

於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  
道於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齧其肉經三日剖取其  
心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  
報讐張孝子

牛思進有膂力常以疆弩弓經於耳以手極前帳之  
令滿又負壁而立令力士二人擗其乳曳之不動軍  
中咸異之

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  
母善白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  
妾安往太祖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  
老井土妾之愿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  
俟平劉鈞卽如母愿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  
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  
者以汝在爾今汝旣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日卒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人不以  
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叅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  
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爲笑

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

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  
志之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  
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  
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  
人以為異

吳僧法海作好惡詩一日萃成帙求余友人郝從事  
爲序郝書曰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司東魯之風因命

爲司東集然師之詩長于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  
旣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寬大者少幽邃  
人力勝者乏閑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  
園而已予嘗遊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之中  
有湖湖中有堂曰四弁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  
四達而無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  
者迎暉亭也過橫塘陂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  
知止庵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

小生讀抄  
四  
耿耿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  
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  
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  
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舅氏慈公遠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  
人養惡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爲衆犬所  
齧憤憤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似  
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脉縷真心也不知  
何緣至此然嘗聞人患石淋者皆旋細石痕塊有刀

斧不破者頃嘗見龍頸骨中髓皆是白石虎目光落  
地亦成白石星光氣也落則成石松亦成石蛇鱗蚕  
皆成石萬物變化不可以一槩斷耳目所不聞見者  
何限哉

頃在寧州真寧縣見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右手  
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  
過惡至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  
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十二一

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髮不  
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  
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  
見于史也

廌頃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尋盡  
矣至于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廌曰輒有俚談可爲  
一笑公曰何也廌曰百靈百利百巧百窮必不取以

爲名也蜀公爲之掀髯大笑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  
許可嘗戒子瞻擇友子瞻曰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  
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  
由戒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  
示之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  
堯韃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

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脉晚年不按脉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予問其故又曰以氣色知之苟其血氣同者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隔垣而知亦甚異也

江南李氏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傍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于是王昭彥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子未幾索入宮禁矣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移項鬟不至振頗疑

其忘之耶久之鬢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云放鬢卽  
去聞近北有若人捲簾聲者方至坐北一簾其蓬焯  
滿室如霧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八舅王彥舟侍郎嘗跋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廡無  
瘠馬宮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于煬器  
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  
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  
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  
之立定真再生也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之程頤爲講官奏曰  
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  
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恠鬼壞事呂晦叔  
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懶真子錄

宋 馬永卿撰 陶宗儀輯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煥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盞啜土鋤也公

婦真子錄  
享之如大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  
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卽取紙筆書  
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  
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  
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  
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  
今之魚袋卽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  
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

古制也唐軍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  
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  
以銀景雲中表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  
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古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  
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畧云說甚三皇五帝不知來告  
三郎既是千年一過旦莫五角六張三郎卽明皇也  
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  
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

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  
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  
只三日四月五日角日七月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  
日角他皆倣此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  
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  
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鄆村之吏謂之亭  
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聞  
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

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  
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考誠未遇其匡  
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  
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  
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  
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  
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

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  
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  
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  
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  
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  
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  
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  
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

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  
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回作中風狀仆  
地其家怪問之婢乃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  
出外舍問曰汝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昔曾伏事  
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  
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  
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田亘直  
元邈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

正月玄裴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  
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  
譯義如何師荅曰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  
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  
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之波羅頗那譯左僕  
射令趙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瑋等  
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  
翻經論既新篆譯文義頗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  
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

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  
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  
傳

天下之事有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  
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  
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婿故孟子曰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夷攷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  
之殊也爾雅曰兩婿相謂爲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

門爲僚僭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衿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卽鬼宿名日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

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或十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盡卽度以十四日爲小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隴右詩云旒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功記搏埴之工陶甗注云甗讀如甫始知甫鄭玄旒讀如放音義

甫酒切韻畧甫兩切與昉同音注云搏埴工以此考之則旒者乃搏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乃言旒大瓶甕小者何也考工記旒人爲簋實一殼崇直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殼崇尺注殼受斗三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殼然則旒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旒後作旒人當以後爲正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飴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飴賣飴者所吹有瞽詩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者所吹也啓如遂併而吹之招魂曰秬粃蜜餌有餽餽芟注云餽餽飴也但戰國時謂之餽餽至後漢時亦謂之飴耳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旣高如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瓦瓮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瓮牖者以敗瓮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

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迂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殺競進厭飫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土風之美

今印文勝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

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僕任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亢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亢氏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時以手指



眼謂在亢氏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物皆非是

二十八宿今韻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徃徃不同韻畧

宿音秀亢音剛氏音底觜音訾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

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

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

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

爾雅天根底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其

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之邸音低誤

矣西方白虎而觜參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矣

彼音畧不知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

呼也

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

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爲不敢嚏

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

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

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

丁計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僕仕於閩中於士人王嵇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有客問于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莽莽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樵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莽莽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日未次日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

天文志柳爲鳥味星爲鳥鷗張爲鳥嗉翼爲鳥翼成  
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  
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  
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耳氏星經云  
鳥之鬪竦其尾鶉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  
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莽莽愍侯運當扳龍撫劍風  
邁顯茲武功參讐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  
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

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所謂參讐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  
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廸前從渾渾長源鬱鬱  
洪河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  
謂陶青也今接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  
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  
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癸未御史大夫陶青爲  
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所謂群川衆條以諭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

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蒼粹老杜哀故著作卽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云蒼蕞陶枝麇今按韻畧蒼馬外切如蒼兮蔚兮之蒼蕞徂外切小也蕞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

政和中僕仕閩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緝濯讀如擢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輯有令承此蓋承印也

尺書稱之爲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戴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不有祝

鮑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僕嘗  
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  
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  
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  
處士劉平爲衣布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  
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  
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  
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  
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輾罷刺史更置牧州後皆  
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不復無目反蓋上音復下音  
福謂復如故也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  
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  
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  
公主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憑羸王之

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王女亦妃  
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

...

...

...

